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難忘的一九一九

Б·維什涅夫斯基
М·齊阿烏列里
А·費里莫諾夫
趙明譯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

電影劇本叢書

難忘的一九一九（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九千二百元

主編者 趙明會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原書名 Незабываемый 1919-й
原作者 В. Вилинский, М. Чисарелл,
А. Филимонов

原出版者 Лоскиноиздат
原出版年月 一九五一年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分發行者 總管理處：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

（五一·京型·三二開·九四頁）

有著作權·不得翻印

總目編號(16056) 印數[滬]1—10,000

本書內容提要

一九一九年在蘇維埃人民的記憶中是個難忘的日子。當時，彼得格勒附近一帶，以羅將科將軍爲首的反革命勢力，奉英美帝國主義的命令，向彼得格勒發動攻擊。彼得格勒附近「紅山」要塞上的駐軍，因受了舊軍官的反革命煽動，進行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同時，英國特務在彼得格勒城內和彼得格勒前綫，醞釀着巨大的陰謀，而內部又有季諾維也夫匪徒以撤退彼得格勒和沉掉波羅的海艦隊的叛賣性命令，給白匪和外國干涉者以支持。

在這決定着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命運的戰線上，黨派去了斯大林。斯大林團結並組織了水兵和工人等革命力量，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給叛亂者以粉碎性的打擊，解放了叛軍所控制的「紅山」要塞，驅逐了英國艦隊，打垮了羅將科。

根據本劇攝製成功的影片，榮獲一九五二年第七屆國際電影節的特別獎，這部劇本的巨大成就，標誌着蘇聯電影在探討國內戰爭主題方面的一個新階段。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難忘的一九一九

B. 維什涅夫斯基

M. 齊阿烏列里著

A. 費里莫諾夫

趙 明 譯



中華書局出版

莫斯科電影製片廠

於一九五二年
根據此劇本製成影片

書頁翻開——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英法日美帝國主義者未經宣戰而逕直開始了武裝干涉，……這些『文明』強盜就像盜竊一般，潛入俄國邊境，把自己的軍隊開進到俄國領土裏來。……」

……蘇維埃俄國就與各個富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基本區域隔絕了。
當時蘇維埃俄國情形是很困難的。」

彼得格勒。一九一九年春。清晨。

在這偉大城市的閑無人跡的大街上，風驅趕着垃圾和塵土，空中抖動着紅布標語：

「一切政權歸蘇維埃」

彼得格勒的工人郊區。

工廠的建築物以其破碎的窗子愠怒地望向世界。一切都顯示出荒涼和零落的跡象。在剝落的牆上貼着革命的標語：

「消滅白匪奸細」

麵包舖前，一羣疲倦的人們排成一行長列。

其中有一個姑娘，穿着一雙磨壞了的短靴和一件陳舊的短上衣。她叫卡加·但尼洛娃。挨着她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這女人在發牢騷：

「從夜裏就叫人在這兒等着……也不說一聲，麵包到底有沒有！」

一個穿着破舊青色軍大衣的人，看樣子是沙皇的舊官吏，接上了話頭：

「哼，還不是這些布爾什維克！只給八分之一磅，還逗弄人……」

上了年紀的女人轉過身來：

「布爾什維克？難道傷寒、戰爭和飢餓，都是布爾什維克的罪過嗎？」
舊官吏激動起來：

「你方才自己都承認了……發議論也要合乎點邏輯。」

卡加插入爭辯：

「她是她，你是你。她有三個兒子在前綫。如果有什麼不對，她有權利來說……」
官吏感到受了侮辱：

「請原諒，太太，我並沒有和你說話……」

「太太，從前有過，可現在全跑掉了！」卡加挑戰似地眨了眨眼睛，「像你這樣的……」

突然間她停住話頭，凝神地瞧着橋那邊。

一個魁偉的水兵，順橋走來。

卡加丟開排班，離開原地，迎頭奔向水兵。她那初初看來並不引人注目的臉孔，突然變得漂亮了。

水兵也看見了姑娘，加快了腳步。他叫席巴耶夫。

顯然，使他高興和激動的是和卡加的偶然相遇。

姑娘跑上前去，站住喘氣。兩個人都不好意思開口。

「你回家嗎？」

「不，卡加，還有事……」他不安地皺了一下眉頭。

「沃洛加，我可不可以送你一程？我們好久不見了……」

「你爲什麼這樣愁悶呢？」

他們說的雖是些普通不過的話，可是這之間却是一個緊張的戀愛場面。這一對愛人別後相逢，互相諦視着，簡直像是看不夠。

「媽媽送到醫院裏去了。像是傷寒。」卡加哭了。

「唉……傷寒，接連把一個個都搞倒了。」席巴耶夫長嘆了一口氣。他帶着有點粗魯的柔情撫摸卡加的肩膀。

水兵和姑娘默然無語地走了一會。她第一個打破了沉默。

「沒有你，我再也不能生活……像這樣下去還得有多久呢？」卡加突然生氣地問。

「一直到勝利的時候，卡加……」

他笑了。

姑娘轉過臉去，眼睛裏含着淚水：

「你總是開玩笑……」

席巴耶夫搖搖頭，嚴肅而着重地說：

「卡加，你親眼看到現在是什麼樣的局面。敵人從四面八方向我們進攻。這麼快，連轉身的餘地都沒有，還談得上結婚！」

「如果十年都這樣下去呢？難道從前沒有發生過戰爭嗎？人們還是在生活，還是在相愛。」卡加幾乎是帶着憤怒說。「你什麼都想，就是不想我。」

席巴耶夫爲她這一頓冒火所苦惱，剎那間有點茫然了。他在一個紀念碑前停下了下來，絕望地把手一揮：

「唉，真是的，什麼也不懂！……昨天夜裏自來水管幾乎給炸掉了。一星期裏這是第三次了。我們成天累得要命。什麼時候睡着了都記不清……」

姑娘低下頭，偷偷地擦掉眼淚，往前走。席巴耶夫跟在後面。卡加稍微平靜了以

後，繼續說：

「你總是找理由……」

席巴耶夫終於對她的喋喋不休真的生起氣來。他幾乎是暴躁地說：

「理由，理由！你也知道，我愛你！沒有你我不能過活，而你還是責難我。」

他們倆繼續向前走着。

一個脚穿士兵靴子的女人，手裏提了一個冒着熱氣的桶和一把刷子，正把報紙貼到牆上去。

席巴耶夫停下來，讀着：

「有費道爾·夏里亞賓出場的盛大音樂會。保證會後有電車……」人們向報紙跟前集攏來。一個過路人，看樣子是工人，憤慨地說：

「夏里亞賓對我們算個什麼？據說，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在前綫進攻了！」

席巴耶夫皺着眉盯住報紙：

「沒有戰報，而這裏關於巴黎却寫着（他唸起來）：『巴黎會議上的俄國問題』。」

搖搖頭，「看，這是怎麼回事了……替我們來決定應該怎樣生活！」瞧了一下勞合·喬

治的演說，高聲唸道：「主要困難在於一般的俄國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控制俄國中部的某種組織。」訕笑了起來：「妙啊！」

行人都停住了。有一個人高聲嘲笑起來：

「我們並不存在?!」

「替我們解決俄羅斯問題咧！」

席巴耶夫回頭看了下，冷笑地說：

「我們還要看究竟誰解決誰的問題。」

卡加與席巴耶夫向前走去。

巨大的依薩阿基耶夫大教堂聳立着，金色圓屋頂發着亮光。

水兵與姑娘停了下來。傾聽着。

由開着的門裏邊，傳出教堂合唱隊的歌聲。

卡加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動。

「多麼美麗！」

席巴耶夫愠怒地說：

「我們走吧……」

「等一會，」卡加幻想地笑了。「就這樣同你在一起走多好……」她挽住席巴耶夫的手臂。

他們一面笑，一面互相諦視着，簡直不管四周的一切。他們就像去行婚禮似的。

他們和一個高個子，穿着舊的將軍服的老頭子撞個滿懷。席巴耶夫很有禮貌地道了歉。

但那老頭子却怒氣冲冲地說：

「小心點，這不是在市場上……」他劃了一個十字，走進教堂。

依薩阿基耶夫大教堂的拱門高聳着。蠟燭和神燈的亮光衝破了教堂裏的朦朧。合唱隊的歌聲在拱頂下蕩漾着，發着回響。

祈禱者的長列緩緩走過。這是一個失掉勝利希望的舊世界，在這裏祈求奇蹟。

將軍離那些正在祈禱的老太婆遠一些。他莊嚴而威風地站着，持重地向神行着威嚴的將軍式的鞠躬。

有一位太太，由外表看去就是個「舊人」，正在沒頭沒腦地禱告。

她的同伴悄悄地扯了一下她的袖子。

「那是誰？」

「唉，我的天！聶克留道夫將軍！難道你不認識？宮庭接待過他。好人哪……」她忘記了祈禱，帶着微笑，開始湊向她的朋友耳邊低聲私語。

一個瘦長個子的人，走進教堂裏來。他穿着一件發皺的雨衣，一隻手拿着鴨嘴帽，另一隻手拿着一個皮包。他虔誠地劃着十字，一面用眼梢審視禱告的人們。他瞥見了聶克留道夫，就不慌不忙地走近了他，和他並排站着。將軍斜視了一下。重又開始禮拜。穿雨衣的那個人，在將軍旁邊禱告一會，突然落下皮包，馬上又把它拾起，恭恭敬敬地交給將軍，低聲說：

「閣下，您的皮包丟了。」

將軍的手在半途停住。一剎那的猶豫。

聶克留道夫小心地說：

「真是我的嗎？」

「您的，閣下，是您的。」瘦長個子安然地向他證實。

將軍沉思地接過皮包，在手裏輕輕估量一下。

「嗯，是……真是我的。」他沉默了一下，並不轉向那個瘦長個子，輕聲說：「可是，老弟，爲什麼在教堂裏呢？多不方便。」

「到您那兒去了兩次。您都不在。」穿雨衣的人繼續劃十字，指頭的疊法，不是按照正教的規矩。

將軍看到了這點：

「難道您不是正教徒嗎？」

瘦長個子立刻醒悟過來，急忙改用三個手指劃十字。

「是正教徒，閣下，俄國人。」他特別虔誠地，大揮大舞地劃着十字。然後，不看將軍，完全用另一種的、突如其來的命令式的聲調說道：

「我需要你，將軍。」

「晚上，老弟，晚上，請到我那兒來。」

兩個人繼續禮拜，繼續劃着十字。（淡出）

晚上。一間寬大的、一度很豪華的書房。石油燈暗淡地發着光。

房間裏顯出冷落的景象。天花板燻黑了。在大理石的壁爐旁放着一只鐵爐子。

門開了。聶克留道夫將軍走入。

他把沉重的皮包丟到寫字枱上。

鄰室裏傳來的大鋼琴和大提琴的合奏聲，引起聶克留道夫的注意。

將軍躡足走到門口望進去，臉上流露出深受感動的神色。

客廳裏，聶克留道夫的兒子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正在練音樂。弟弟尼古拉奏着大提

琴，亞歷山大用大鋼琴爲他伴奏。

亞歷山大有三十歲。他雖穿着便衣，但還是可以令人覺出一付舊軍官的姿態。尼古拉穿着紅軍指揮員的制服。

將軍側目看了一下掛在鋼琴頂上的一個年輕女人的肖像，嘆了一口氣。

「可惜，過世的母親見不到家裏這種和睦氣氛。孩子們並肩坐着奏樂。」

尼古拉回顧了一下，看到了父親，笑着說：

「爸爸，你不在，我們又吵架了。」他繼續奏着大提琴。「後來，就膩了。」

「那還好。」將軍回到辦公室的寫字枱前，在琴聲伴和之下，打開皮包。

皮包裝滿了紙幣，整齊地成捆放着。這是外鈔。

將軍開始點着捆數，有一捆跌落到地板上，他拾起來，看到亞歷山大站在門口。

「父親，這是什麼錢？」亞歷山大詫異地問。

將軍把那捆紙幣放到桌上，又拿出幾捆。繼續數着：

「……十一，十二……就是錢……達利——達利利——達——達——達姆……這給尼古拉，這給你。」

亞歷山大懷疑地望着父親。

「英磅？哪兒來的？」

將軍做了一個隨便的手勢。

「這是我的錢。」

「可你難道不知道列寧簽署的法令？一切外鈔都要交給國家。」

尼古拉手裏拿着琴弓走進辦公室，譏刺地嗤聲說：

「我想，如果大家都來執行列寧的這個法令，那又怎麼樣？」